

家有准儿媳

李宗球

那天，儿子打电话说谈了两年的女朋友突然来深圳，让我和老伴这俩准家公家婆有点手忙脚乱，但掩饰不住内心深处的喜悦。首先把儿子房里的旧被套、席子、枕头都换新的。从买到布置，忙忙碌碌一个上午。我调侃说，这下“儿女双全”，幸福感满满。

一进门，准儿媳那嘴甜得灌蜜似的。“叔叔阿姨好！”我们两个老的点头示好。白里透红的皮肤，面容姣好，身材苗条，正如她的芳名“巧儿”，真乖巧。老伴双眼眯成了一条缝，不停地点头。对这准儿媳比较满意。

“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，而且是准儿媳，讲话做事多注意分寸。”晚上临睡时老伴不停叮嘱着。我调侃说，当年遗憾没养个女儿，现在白捡一个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我会小心翼翼呵护的，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对待，你就放心好了。

开启一家四口的美好生活。虽然看似风平浪静，但总免不了有些磕磕碰碰。巧儿在住处附近一家电商公司上班，中餐回来吃，下午要带饭，早上我得比平时提前半小时起床炒菜做饭，无疑增加了家务工作量。但是出力不讨好，儿子说我炒菜不合口味。我都是看“小红书”上的视频做的，比较清淡，口味还凑合。最后我只洗和切，炒菜留给“公子哥”干吧。矛盾解决了，原来两个年轻人要吃香的辣的，辣椒要放很多。

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。这准儿媳太喜欢网购了。天天有快递。每天下班回来，我进门第一件事是收拾纸皮。刚开始我都是趁下楼把纸皮送给一楼的刘师傅。可是随着纸皮越来越多，我舍不得送人，每天打包好集中起来，周日拿到废品站变卖。巧儿主要是在网上买吃的，例如糖、饼、酸鸡翅鸡爪、面包等。老伴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她最讨厌网上的小吃，主要是考虑到卫生问题，她要吃都是到大商场去买。我说要改变在网上买小吃的坏习惯，必须等机会。老伴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有天半夜巧儿说肚子隐隐作痛，实在睡不下去。儿子束手无策，问我怎么办？是不是要送医院？我详细询问巧儿吃过什么东西。她说晚餐吃两个小面包，三个酸辣鸡爪。我马上拿出备用医药箱，把一瓶保济丸拿给巧儿服上。一个小时不到，肚子疼的问题解决了。趁这机会，我开导巧儿，肚子疼是由于吃了不卫生的东西引起的，以后多注意。你还别说，从那以后，巧儿再也没有在网上买吃的了。看到这情况，老伴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我会心一笑。

在我这个家里，谁做家务活都一样，没有大男子主义。我也经常洗碗拖地板，甚至出现巧儿和我抢着洗碗的情景。

周日婆媳都睡懒觉，爷俩外出买菜做饭。互不干涉，巧儿有时候睡到下午三点，老伴也不吱声。遇到春光明媚的好天气，一家四口到户外游玩。婆媳俩互相拍照发朋友圈。花海里，常常映衬着婆媳俩靓丽的身影。周三和周六是婆媳俩规定的洗头日子，你帮我洗头吹干，我也帮你洗头吹干，一条龙服务，配合默契。有时候我感觉这哪里是婆媳，倒像是母女！老伴发簪太旧了，巧儿很有心，在网上精心挑选帮老伴买回，还顺便帮我买了把剃须刀，真是贴心的“小棉袄”。看到家里缺啥日常用品，这巧儿都提前买好。

一家四口的日子蒸蒸日上，其乐融融！

都说最好的“学区房”就是家里的书房。在龙华，城中村也是“学区房”。

2021年4月30日，我第一次来到大和村，看到这里古朴而典雅的老屋旧巷，感觉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，这就是看得见的“乡愁”吧。当天，我就决定把自己的工作室和书房搬过来。

书房原来是一个废品回收站，我问废品回收站的老板：“这里漏水吗？”老板回答我三个字：“水帘洞。”

明诚书房刚装修好的时候，街坊们很好奇，一开始都不敢进门，担心鞋子弄脏了书房的地。我通常会带着他们到楼上楼下转一圈，给他们介绍书房，欢迎他们常带家人，尤其是小朋友来看书。

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2021年12月31日，我们举办跨年活动。此前一周，我们发布活动链接，原计划是招募25名小朋友参加活动，没想到当天来了100多个孩子，他们挤满了整个书房。

我们引导小朋友们认识五谷，这是代表梦想和希望的种子，小朋友们一起在装着五谷的福袋上写福字，在卡片上写下自己的新年期望：“我希望考试100分”“我希望跑步第一名”“我希望爸爸妈妈早点回家”“我希望没有作业”……多么纯真的期望啊。那一次，我认识了很多。很多人也认识了我们，知道我们这儿有书房。

书房里还有许多感动：本来用推车推着孙子孙女去麻将馆的爷爷奶奶，现在带着孙子孙女在书房里读绘本。

远方的“小候鸟”时隔一年再见时，会蹦蹦跳跳跑过来说：“阿姨我好久没看到你了，阿姨我好想你。”

书房的常客小朋友上学了，看到我会说，“阿姨我最近上学了，放了学才能来看你了。”

还有个家长希望给小朋友营造

好的成长环境，搬到大和村来住，与书房做邻居。

所有人都有梦想，而书房是承载梦想的。

书房为艺术家免费提供工作室，面向成人提供半公益的琴棋书画培训课程。

就像种子落地生根发芽一样，书房在大和村种下梦想的种子，和来自全国各地，不同年龄、不同经历的人们一起成长。

这里有无臂小伙何子龙的书法艺术梦。2022年3月份，何子龙从外地来到大和村，他说：“村里的白墙黑瓦让自己一下子想起了老家，闹市中的这一片‘静土’更适合创作。”

何子龙在这里进行创作和直播，给孩子们讲故事，教孩子们写书法。也是在这里，他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，他的励志故事越传越远。

这里还有保洁阿姨的音乐梦。阿姨六十多岁，有一回到明诚书房的艺术工作室，她问，“我可以学习古筝吗？你们收不收学生呀？”

老师说“当然可以”，教了阿姨一些入门知识，带着她体验古筝弹奏。

阿姨说：“你们什么时候排课呀，我来上课，我交学费。”

老师以为阿姨只是开玩笑，并不打算收下阿姨的费用，笑着说：“阿姨，您想上课的时候，随时来都可以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阿姨再次来到明诚书房，双手捧着现金，执意要老师收下，她说：“老师，这是我的学费。”在老师收下学费后，阿姨深深向老师鞠了躬。老师湿了眼睛。

后来，阿姨学会了弹古筝，能够演奏《在北京的金山上》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《劳动最光荣》《茉莉花》等曲目。

还有一位大叔，他穿着拖鞋，甚至有时候是光着脚来到我们的24小

时读书巷看书。我问他，“您看的是什么书？”原来他看的是注音版的《西游记》。

他笑着说：“小时候家里没有书，看不懂很深奥的文字，这些注音版的书，正好可以看一看。”

书房承载了梦想，还承载着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和美书房所在和苑，原来是大和村的粮仓，是所有原住民的集体记忆，现在是古朴的客家餐厅。

两年前，两位大和村村民邀请我合伙在这里经营餐厅。他们其中一位常居村子，另一位是移居香港的返乡人。

我一开始是婉拒的，因为从未涉足过餐饮，也没有熟悉的资源。后来我转念一想，如果是做饮食文化，也未尝不可。

客家族群要么在路上，要么客居他乡，逐渐形成自己的饮食文化。客家菜就是简简单单，朴实无华。我们通过淳朴的烹饪方式，呈现给在地客家人、返乡探亲的客家人，以及如我这样的“新客家人”家的温暖与归属。

我们在餐厅里布置了和美书房，摆放了跟饮食、旅行、保健相关的书籍。美食佳肴，精神食粮，这都是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得知我们将大和粮仓活化了，村里的老书记一定要来看一看，站在和苑门口，老人家鼓着掌，竖起大拇指说道：“好！好！太好了！”

如果世界上有天堂，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。这里是城中村，更是一座以村子为载体的巨型图书馆。明诚书房藏匿于村子的角落，不那么起眼，转角就能遇见。

一群小小的人儿，在一个小小的村子里，凭借着一点心思，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，希望通过这些小小的举动，为社会创造一点点价值。我的梦想是把更多的城中村打造成这样的“学区房”和梦乐园。

腊肠飘香

甘武进

年味越来越浓，人们开始备年货。在我家乡安陆，在各种年货中准备得最细致、准备时间最长的是香肠，也叫腊肠。年关一到，城镇乡村腊肠飘香。哪怕有时候猪肉的价格居高不下，大家还是没有丝毫犹豫，照“灌”不误。

“灌”字很形象。猪肠刮洗干净，我们称之为肠衣。猪肉搅碎了，加佐料，盐糖酱醋各取所好腌透。细细薄薄一条肠衣在漏斗上撑开口，肉糜灌注，肠衣瞬间油亮饱满成圆胖子。整根肠装满后，以一次能吃的量为准，转几圈隔成一段，便于加工食用。看到有气泡的地方，拿根针扎几针排气。腊肠做好后，肉紧实、有嚼头。

广式腊肠口味咸甜，这让我无法想象。它细长骨感，饶是红润，风霜感很足。家乡的腊肠，咸香打头阵，饱满憨实，显然是油光锃亮的老倌。制作腊肠，选肉绝对是关键一步，肉越新鲜腊肠的口味也越好。母亲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

肥瘦比例四六开，做出的腊肠口感好，吃着更香。

母亲灌的腊肠，鲜香美味，嚼劲十足，肉嫩而不柴。香肠做好后，母亲将其挂在通风的地方，慢慢风干。家乡的冬天，北风劲头十足，即使粗糙如猪的肠衣，也被吹得皱纹横生，这时就可以晒了。冬天的太阳暖烘烘的，没啥脾气，耳鬓厮磨间，晾干晒透收起来。母亲说，不能晒老了，晒老了的腊肠油析出太多，又硬又柴，口感差。猪肉这么贵，我们要珍惜。

一串串腊肠收起来，挂在阴凉的屋角落里，怕落灰，外面裹了几张晒干的大荷叶。吃的时候，割一节两节放锅头蒸一蒸。什么腊肠炒年糕、腊肠下火锅、腊肠小炒……要我说，都不如蒸腊肠更为礼遇——蒸出了真滋味。

取一节腊肠，洗净，斜切成片，放在饭锅上蒸。米饭好了，腊肠也蒸好了。不需任何调味，腊肠的香气已愈发浓郁，尝后令人欲罢

不能。

这是我习惯的吃法。蒸透的腊肠粉红轻白，油滋莹润，熟透的米饭雪白干净，粒粒分明。因为腊肠的滋润，米饭白中透出亮色。好腊肠配上好米饭，其美妙简直就是在正确的时间里、正确的地方遇到了正确的人，结下了一段好姻缘。揭开锅盖，香气瞬间席卷整间屋子。这样的组合，放在桌上就令人蠢蠢欲动。以至于一年里总有不少时候，我都会惦记起放在米饭上蒸熟的腊肠。

据说，腌制食品对健康无益，然而我的心诚实地告诉我，在意的东西越多，幸福感会越弱。有时候，食物的意义不在于饱腹，最重要的是食物承载的热量、脂肪之外的东西，我们需要那些分析不出成分的物质滋养心灵，如早已远离故土的我，在渐渐老去后，常常想起已离开的母亲，想起与母亲有关的美食——腊肠，它是人间最深的乡愁，丰腴着我老去的岁月。